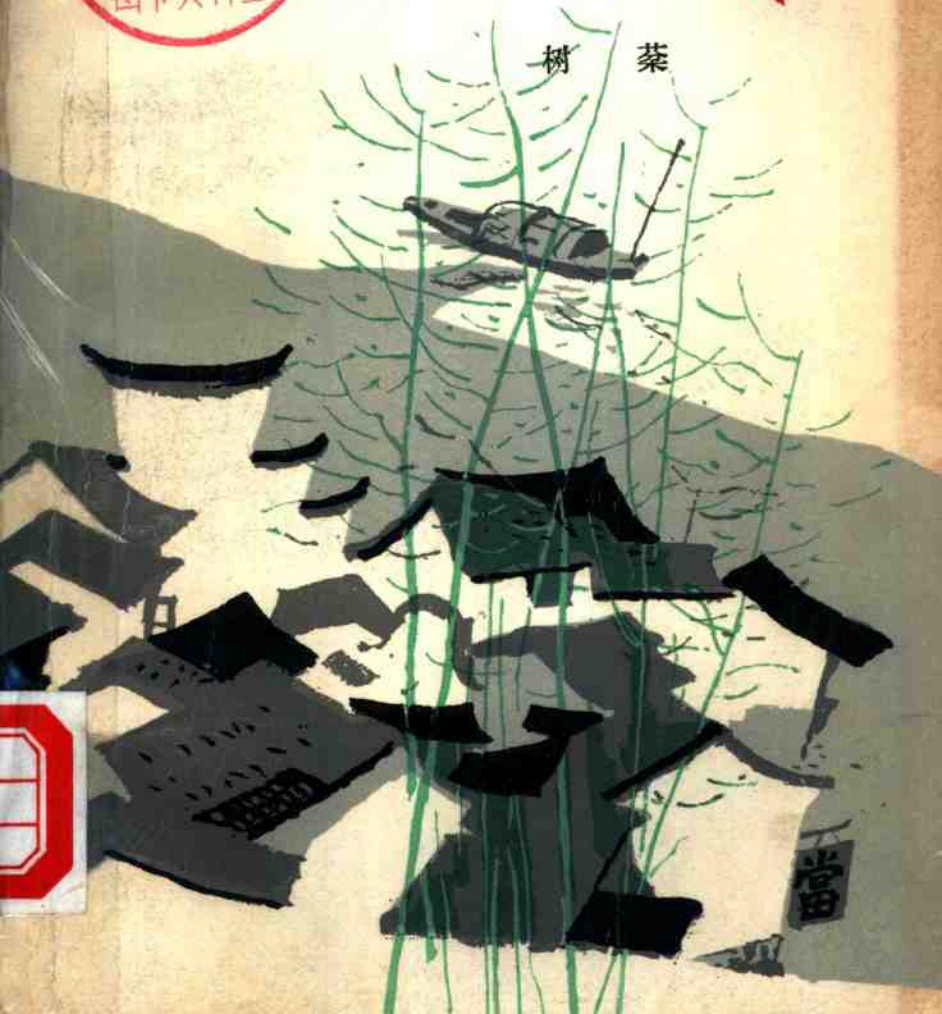




姑苏春

蔡树



春 芳 枯

装帧：陆元林

姑 苏 春

树 菜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293,000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册

书号：10078·3029 定价：0.95元

第 一 章

一九四三年。

仲春时节的江南，大地已呈现出一片青翠。在那些分割成碎块的水稻田里，排列着刚栽下不久的秧苗，它们随着和风的吹拂轻轻地摆动着。早种的油菜已经开花了，散发着阵阵的油菜花香，诱来了一对对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远远望去，青苗飘摇，黄花粲粲，白蝶飞舞，相映成趣。这些景色，和那蓝天、白云、流水、小桥，还有那些隐没在树丛中的茅屋村舍，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特有的春景图。虽然这一大片土地还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但那如期来临的自然节令，还是照例每年一度地给山河田野披上了葱茏翠绿的春妆。

一条贯通南北的铁路线伸延出去，把那一大片田野分割成两半。随着隆隆的铁轨震动声，一列客车喷吐着浓烟由南向北疾驰而来。这是每天下午一点钟从上海开出的沪宁快客。列车在驶过了苏州郊外的官渎里车站之后，车上的旅客便能远远望得见那座高耸的北寺塔和靠西南角上的那片城墙了。这时，车速逐渐减缓，到苏州下车的旅客便开始忙碌起

来。特别是挤在三等车厢里的那些跑单帮的小贩越发显得繁忙，他们各自整理着自己携带的货物，有的人把那些钢针、洋刀、仁丹、万金油等小件商品从包裹里捡出来往腰带或袜筒里塞。虽然他们都知道车站上的那些“黑帽子”^①都是些“雁过拔翎”的脚色，是从不轻放过一个捞外快的机会的，这些密藏起来的東西多半还是会被翻检出来遭到没收，并且还会挨上顿拳脚耳光，但他们还是存着万一的希冀，盼望着能逃过检查，把这些东西带到乡下去博取一些蝇头微利来养家糊口。

二等车厢里虽然不象三等车厢那样拥挤，但也是坐得满满的。里面大半是从上海到苏州、无锡去的游客。列车过官渡里车站之后，车厢里也热闹起来了，有人攀到行李架上去拿提包网篮，有人同在车上临时结识的旅伴互道着再见，也有不少旅客拥到车窗边去观看着远处的虎丘和狮子山。

二等车厢近门的座位里坐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中等身量，穿着套深灰色柳条花呢西装，一张略显瘦削的长方脸上配着两道浓黑的剑眉和一对虽不很大但却炯炯有神的眼睛，两片阔厚的嘴唇的轮廓显得很鲜明。他的相貌虽算不上英俊漂亮，但在眉宇之间却透露着一股英武之气。他便是受新四军军部派遣到苏州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周益。从火车开过昆山之后，他一直仰靠在车座里翻阅着那份在车上购买的《申报》。这几天来，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一直都在大事渲染“庆祝国府还都三周年”和“日方提前交还租界”的消息，打开报纸，满目都是“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字样。那天的《申报》头

① 当时的人们把日伪铁路局里的稽查叫做“黑帽子”。把铁路上的搬运夫叫做“红帽子”。

版上还登载着“国府主席”汪精卫向日本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郑重致谢”的大幅照片，它足足占了四分之一的版面。照片上汪精卫那副奴颜婢膝的模样会使每一个稍有点民族气节的中国人看了作呕。

列车驶进苏州城站了。伴随着那间歇的汽笛声，车头沉重地喘着气，拖着一长串车厢缓缓地停靠到站台旁边。一个尖嘎的嗓子拖着声音喊道：“苏州到了——苏州下车。”

车刚停稳，三等车厢里的旅客便蜂拥地挤出车厢，争先恐后地向检票口跑去，站台上顿时响起了一片纷乱的脚步声和熙攘的人声。

当二等车厢里的旅客下得差不多时，周益才从容地折拢手里的报纸，放进衣袋里，从车窗旁边的衣钩上取下那顶灰黑色宽檐呢帽来戴上了，这才拎起手提箱走出车厢，沿着站台朝出口处走去。这时，检票口前面已经排起了几条长龙，几个专管“维持秩序”的日本兵和“黑帽子”抡动木棍藤条往那些衣衫破旧的旅客的肩膀和头上使劲地抽打着，强迫他们排起队来，等候着受检出站。

周益朝周围打量了下，并没有看到有别的出口，这时，一个“红帽子”从他身旁走过，周益便叫住了他问道：“还有别的出口没有？”

那“红帽子”朝周益打量了一眼，反问道：“你是几等票？”
“二等。”

“红帽子”侧过头朝左边努了努嘴说：“头二等票乘客可以从那边出去。”

周益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这才看到在那边车站办公

室旁边还有着个检票口，由于半遮在屋子后面，再加上刚才没有旅客朝那边走，所以并没有发现。此刻，正有几个穿着讲究的男女朝那儿走去，后面还跟着两个拎着皮箱、提包的“红帽子”，瞧模样是从头等车厢里下来的旅客。周益想了想，便走过去跟在那伙人后面向出口处走去。果然，在那里检票的一个“黑帽子”接过他手里的车票看了一眼，朝站在对面一个挂军刀的日本宪兵点了点头，那宪兵挥了下手，便放周益出站了。

出了车站，那几个穿束讲究的男女便钻进一辆等候在那里的汽车走了。一群人力车夫拥过来围住了周益和几个从上海来的游客七嘴八舌地兜揽着生意。

“先生，黄包车要哦？到观前还是阊门？”

“哪一位客人要白相木渎、灵岩？坐黄包车去便当，保你两个钟头拉到。”

“.....”

那些游客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纷纷跳上雇定的人力车拉走了。周益虽然离开城市已有好几年了，但他仍旧记得，在通常情况下那些年老瘦弱的人力车夫是最不容易揽到生意的，因此便走到一个五十来岁、身量矮小的车夫面前问道：“天赐桥博爱医院去不去？”

那车夫正低垂着头坐在人力车踏板上，听到有人问他，欣喜地站起来应道：“去，去。先生，我不讨虚头，你就给十块钱吧。”

说着，他回身使劲地拍着车垫，车座上的灰尘便飞扬起来。

周益迅速地默算了下，这车价虽高了些，但还算公道，便不再还价，登上车座，把手提箱搁在踏板上。车夫扶起车杠，拉着向南面跑去。

苏州作为江南的名城，又是明、清两朝江苏省的首府，周围的城郭颇具规模，除掉那高厚的城墙以外，还有里外两条护城河。周益乘坐着人力车沿着外城河边那条柳荫覆盖的砂石马路向南走了四五里之后，远远便能望见前面高耸着的胥门城楼了。胥门在苏州城厢周围的阊、胥、葑、盘、金、相、娄、齐这八座城门中，虽然不是最巍峨的一座，但由于传说是战国时期伍子胥被夫差赐死之后的悬首之处，又加门前的那条胥江连接着南北大运河，因此也被看作是苏州的一处名胜，常有人特地到这里来游览观光。

当人力车拉上胥门前面那座万年桥的桥堍时，周益轻轻蹬了蹬踏板，招呼道：“放下吧，我自己走过去。”

“你先生坐着吧，我们一向都是拉过去的。”那车夫回过头来说道。虽然在跑了这么段路之后，他已经在喘气滴汗了，但他还想向这位乘客显示一下自己还有着足够的腿劲，他刚才挑中自己并没有选错了人。

周益又轻蹬了下踏板说：“不，我还要下来看看风景。”

这回那车夫把车杠放下了，周益跳下车朝桥面上走去，故意把脚步放慢些，这样就能有更多一些时间让那个车夫从容地歇一口气。他上一回上苏州投考省立师范时也曾同几个一起来报考的同学到胥江边上来游玩过，但那已经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事情了。事隔七年，风物依旧，宽展的江面上仍有着不少橈帆来往，城门上面的谯楼和堞墙也还是原样不动，就

连那只传说是伍子胥悬首的锈烂的铁环，也还是照样镶嵌在门楼的正中。但在这一切景物中，却增添了件令人十分刺目的东西，那便是面对面地站在门洞前面的两个日本兵。他们戴着钢盔，拄着步枪，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出冷悠悠的寒光。这一切都在周益面前展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这里已不是他才只离开了几天的革命根据地，甚至也不再是抗战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那个苏州城了，这里是遭受着帝国主义蹂躏的祖国土地，而就在这片土地上，有着多少同胞在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呻吟挣扎着！

周益穿过门洞时，朝那两个日本兵瞥了一眼。盖在钢盔下面的是两张黝黑的脸，呈现出风吹日晒的痕迹，鼻子扁平，嘴唇阔厚，相貌似乎挺纯朴，这类脸型在中国北方一带的农民中是常能看到的。但此刻他们都铁沉着脸，目不旁视地故意装出副傲然的神情，仿佛想以此来表示他们便是统治这片土地的主人。

周益进了城门，重又登上车座。人力车沿着那条笔直的学士街向东拉去。那车夫大概感到这乘客挺能体谅穷苦人，拉出了段路，便搭讪着问道：“听你先生的口音不象是上海人。”

“我是南边吴江人。”

“哦，也是苏州府的。有好几年没到苏州来了吧？”

“是啊，好几年了。苏州近来市面怎么样？”

“市面比以前差多了。”车夫回答说，“不要说阊门外面，就连观前街的一些店里也不大有生意。”

“老百姓呢，日子还能过得去吗？”虽然周益在来苏州之

前，已经对敌占区各阶层人的生活情况有了个概括的了解，但他为了想更直接地听取一些群众的反映和情绪，因此便就着这机会问道。

车夫沉默了一会：“户口米前几天涨到了四块钱一升，还规定要掺一半六谷粉^①。……昨天在护龙街上轧户口米，活活挤死了一个大肚皮女人。”那车夫似乎感到对一个陌生乘客说得太多了，顿了片刻，又说了句，“人嘛，横竖不死就得活下去。”

说完，他便不再作声，只是闷着头加快了脚步，尽管周益告诉他可以跑慢一点，但他还是没有减缓速度。

人力车从学士街折入方塔巷，向北拐弯再过去里把路，便经过天赐桥到了博爱医院门前了。周益下车开发了车钱，拎着手提箱朝医院大门里走去。

博爱医院是苏州城里最大的一家医院，全院职工有两百多人，床位颇多，设备俱全，占地达四十多亩，座落在天赐桥北堍，正门临街，背面靠着里城河。这家医院原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在二十世纪初到中国来开办的，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历史了。历任的院长都是美国籍传教士，直到前年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后，原来的美国院长关进了集中营，才在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同意下，换了个留学美国的“医学博士”高秉礼来当院长。

医院的大门是一座不中不西的花岗石拱门，式样既有点象中国古代的石牌坊，又有些象古罗马时期的凯旋门，建筑虽

^① 六谷粉，即包谷粉。

颇雄伟，但却有点不伦不类。横额上那一长排“The Philanthropy Hospital”花体英文字上所镀的金受到风雨侵蚀，已快剥落殆尽了。进了大门，迎门是一条两边栽着法国梧桐的细砂路，路对面两排平房是“平民诊疗所”和供一般病人住的病房。走完这条六七十米长的砂石路，前面便是道半人多高漆成绿色的铁栏栅。栏栅里面是一大片翠绿如茵的草坪，象一大块绿丝绒毯样地铺展着。草坪中间对称地造着两幢灰砖红瓦的三层大楼房，另外还有好几幢两层或三层的小洋房零落地散布在草坪的周围。

在那扇栅门前面坐着个五十多岁的老年人，穿件旧线呢夹袄，两手捧着只白铜水烟筒在“呼噜噜，呼噜噜”地吸着。看见周益过来，他微微地欠了欠身子。周益向他招呼过后，说明了来意，便按照他的指点，沿着草坪旁边一条由细鹅卵石铺成的小路，朝着对面一幢黄墙红顶的两层小洋房走去。

那是幢英国式的洋房，乳黄色的墙壁才刷过不久，周围的玻璃门窗擦得明光铮亮。在屋前有一块宽展的红色磨石子的平台，上面放着四把藤椅和一张圆几，大概是供人们闲坐休憩的。周益走上平台，推开玻璃门走进屋里。里面是一间宽敞的房间，摆着张雕花的柚木大餐桌，周围还有几张镶皮靠椅，沿墙是一排天鹅绒面套的沙发，看样子这是间会议室，但里面却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周益环视了下，绕过餐桌，踏上中间那个螺旋形的梯子向楼上走去。

周益登上了二楼，迎着楼梯便是扇雕刻着图案花纹的橡木房门，上面钉着块铜牌，牌上镌着“院长室”三个字，下面还有行英文字。他举起手来在门上轻叩了两下。

“Come in.”①隔着门传出个沙哑的声音。周益把手提箱放在门口，旋动门臼，轻轻地推进去。里面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铺着厚实的地毯，家具也都是柚木雕花的，靠墙的两排书橱里砌满着厚脊烫金的外文书籍。中间一张硕大的书桌后面坐着个微胖的老年人，一层稀疏的白发勉强地半遮住他发亮的头皮。看模样这人年纪已在六十开外了，但由于保养得宜，皮肤还显得白嫩红润。他穿着身藏青色洋服，白得炫目的衬衣硬领上系着只黑领结，神态和服装都显得很庄重。周益知道这准是高秉礼了，便脱下帽子问道：“是高院长吗？”

“Yes, I'm. Who are you?”②

周益走到桌前，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封信来递过去。高秉礼抽出信纸，匆匆地看了遍，圆圆的脸上便堆起了笑容，伸出只白胖的小手来同周益握了下，指着对面一张椅子请周益坐下，笑着说道：“上个月就接到了胡承琦胡董事长的来信，说密斯脱周要到敝院来实习一段时间，可一直等到今天密斯脱周才光临。”

周益也笑着说：“本来早就该来了，可舍亲打算在常熟开办的那所医院的地基一直还没有选定，要我到那儿去代为照料一下，所以才来迟了几天。”

“哦，哦，胡董事长在信上也提到过，说密斯脱周的令亲决定在家乡兴办一所医院，这是个造福桑梓的好事情，非常值得钦佩。”

高秉礼打开手边一只银盖的玻璃雪茄烟盒，向周益推过

① 英语：“进来。”

② 英语：“是的，我是。你是谁？”

些，示意请他抽烟。在周益谢绝之后，他便自己捡出了支烟，又拉开抽屉，拿出把精致的小银剪，慢腾腾地剪开烟尾，又按亮那只台式打火机，把烟点上吸了一口，然后问道：“密斯脱周和胡董事长大概很熟吧，不知道是世谊还是亲戚？”

“胡老先生跟舍下的交谊并不很深，只是同一位敝世伯是多年好友，因为听说我正想找个实地练习的机会，才热心帮这个忙的。”

高秉礼听说这来人同那位充当介绍人的上海著名金融家之间的渊源其实并不深，刚才堆满在脸上的笑容便有点收敛起来。他又吸了口雪茄问道：“令世伯是从什么贵业的呢？”

“以前在银行界里跟胡老先生是同业，弃商从政之后，跟家严一起在财政部里办事。前几年又弃官退隐，在上海当寓公。”

“噢，是这样。……那么令尊现在也在上海吗？”

“不，事变之后就跟随部里进内地去了，现在还在那边部里办事。我因为那时候正在上学，所以就留下来了。”

高秉礼听说这要求来实习的年轻人还有着个在重庆国民政府里做官的父亲，刚才已经消失了的的笑容重又回复了些。他微微点了点头，站起来按了下装在身后墙上的一只电铃。外面楼梯上传来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穿白长衫的工友推门进来，微欠着身问道：“院长有什么吩咐？”

高秉礼做了个手势：“拿咖啡来。”

工友轻轻掩上门退出去了。高秉礼回到桌后坐下，看着周益问道：“密斯脱周是在上海读书的吧？”

“是的。”

“请教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是圣约翰，还是震旦？”

“都不是。我是同仁医专毕业的。”

高秉礼微蹙了下眉头：“同仁！那不是中国人办的一所私人医专吗？象密斯脱周这样的家庭，为什么不去上圣约翰或者震旦呢？”

周益说：“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好全国各处都在闹风潮抵制洋货。家严是在政府里办事的，感到把子弟送到外国人办的学校里去读书易招物议，所以就进了同仁。”

高秉礼徐徐地喷出口雪茄烟雾，仿佛表示谅解似地微笑了笑说：“令尊在这方面也未免过于迂执了，物议当然要顾到，可要紧的还应该为密斯脱周的学业和前程着想。说句实话，中国人的医学教育太落后了，别说是跟英、美、德诸国相比，就是比起日本人来，也还相差几十年呢。说出来密斯脱周可别见怪，要让中国人自己办医学教育，简直就是误人子弟。这些话我不是今天才说的，事变之前我从美国毕兹堡大学任教回来，教育部要聘请我到南京大学医学院当系主任，我见到教育部蒋梦麟部长时就对他这样说的。”

对于高秉礼的这些“宏论”，周益既没有附和，也并不加以反驳，只是不置可否地淡笑了笑。这时，刚才那个穿白长衫的工友端着只镀银托盘推门进来。盘里放着糖缸、牛奶壶和两杯冒着腾腾热气的咖啡。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近窗边的一张矮圆几上，踮着脚退了出去。

高秉礼请周益到矮几旁边对面坐下，殷勤地拿起小银钳夹着方糖放进周益的咖啡杯里，一边给他斟着牛奶说：“这是真正的红听 S. W 咖啡。太平洋战事之后已经停止进口了。”

这还是三年前一位美国朋友送给我的那一箱，也只剩下不多几听了。现在只怕在上海的华懋饭店里也喝不到这种咖啡了。密斯脱周请试试，这个牌子的咖啡带有一种特别的酸味，味道闻起来很象法国的高涅克白兰地。”

周益举起咖啡杯凑到嘴唇边吸了一口，微笑着说：“我不比高院长是位咖啡的鉴赏家，随便什么饮料到我嘴里都是同样的味道。”

高秉礼面有得色地点着头说：“这话倒也是实在的，非得要出洋留过学的人才真正能懂得咖啡的品味。而且即使到了外国，也并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学得精的，一定要亲口尝过各国出产的咖啡，还得要经过有经验的人指点，学会各种咖啡的不同烧法，才能真正品出各种咖啡的味道，这在外国大小也算是一门学问。……哦，我还忘了请教，密斯脱周在医专里是学哪一科的？”

“我是学外科的。”

高秉礼扯着嘴角微笑了笑，仿佛在嘲笑“中国人办的医专还设外科”，但他并没有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只是继续问道：“那么密斯脱周毕业以后在哪里工作过没有？”

“前两年在一位朋友开的诊所帮过一段时间忙，但由于规模有限，所以见识不多，临床病例也接触得少，这回因为舍亲要办医院，邀我去帮忙，这才找机会到大医院里来增长点见识。”

高秉礼说：“要说一定能增加多少见识也很难说，别看这里是苏州最大的医院，其实就只是不值钱的地皮多占了点，要讲设备和医疗水准，恐怕还及不上德国的一家中等医院。可

话又得说回来，尽管这样，和那些中国人自己办的医院比起来，这里的设备总要比他们齐全一些，医生的资历和业务水平也要高一些。密斯脱周在这里耽一段时间，也许能增加些阅历。那么，密斯脱周是打算先熟悉医务行政呢，还是准备先实习医疗业务？”

周益说：“舍亲这回虽然是邀我去帮助照料院务，可我想自己能有所专长总要好些，所以请高院长还是先安排我到外科去实习医疗业务吧。”

高秉礼点着头说：“这话不错，主持院政的人能够有所专长以后免得受人钳制。我们这里外科共有内外两处病房，另外还有个平民诊疗所，可那里来看病的大多是些城厢附近的乡下人，都比较脏，说话也比较粗鲁。密斯脱周打算到哪个部门去呢？”

周益知道在这类大医院的病房里住的大半是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眷属亲友，在这些人眼里，医生和护士就好比是花钱雇佣的仆役，自己当然是不愿意跟这伙人多打交道的，但要是主动要求到平民诊疗所去又不妥当，容易惹起高秉礼的怀疑，因此便笑了笑说：“请高院长安排就是了，反正我只希望多接触些病例，多掌握点临床经验就行了。”

高秉礼沉吟了半晌说：“这事情让我和外科主任 Doctor^① 谭研究一下，请他给你安排吧。医院南大楼二楼有间专供医生使用的休息室，密斯脱周可以先到那里去梳洗整理一下，然后到外科办公室去找 Doctor 谭。我这里马上挂电话跟他

① 英语：医生。

联系。”

周益知道高秉礼是在示意这次会见结束了，便站起来说：“那就多麻烦高院长了。”

高秉礼也站起来，伸出手跟周益握了握。周益便告辞了向外面走去，当他把那扇沉重的橡木门在身后带上时，不由得吐了口舒畅的长气。虽然那间院长室里的窗子大半都敞开着，并且在窗台上还放着好几盆山茶、月季等名贵花卉，但在同高秉礼谈话过程中，他却感到这屋里似乎充溢着一股腐臭的气味，使他的呼吸憋得挺难受，直到走出了这间屋子，才觉得胸口一阵舒松。但当他想到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还得跟不少类似高秉礼的人物打交道时，便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这才拎起手提箱向楼下走去。

半小时之后，周益从休息室里出来，按照迎面遇到的一个护士的指点，找到了在大楼底层走廊尽头处的那间外科主任室。认清了门上所钉的铜牌之后，他便屈起手指轻轻地叩着门。

叩了几下，里面没人答应，他便旋动门臼轻轻推门进去，看到屋里有两个男人在谈话。一个三十多岁，戴副银丝边眼镜，穿套半旧西装，胸前没系领带，看模样象医院里的职员。另一个穿白大衣的，年纪约摸在五十上下，身材矮胖结实，一头微卷的头发十分浓密，但两鬓却已斑白了，当周益推门进来时，他正把手里一本翻开的杂志重重地扔到桌上，气咻咻地说道：“你给我告诉庶务课长，这种给褚民谊^①搞宣传的东西以

① 褚民谊，大汉奸，当时任汪伪政府“外交部长”兼“中华医学会名誉会长”。